

從戈巴契夫訪日看日蘇關係

張 隆 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 言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於今(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抵達日本作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蘇聯的首腦訪問日本，因此在日本格外受到重視，亦受到國際間廣泛的注意。

在歷史上，日蘇關係經常處於敵視、緊張的狀態，互不信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有四十六年了，而雙方仍未能簽訂和平條約，雙方僅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發表日蘇共同宣言，同意恢復正常外交關係，有關和平條約的締結，還在繼續交涉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首相和蘇聯最高領導人曾經舉行過三次會談，每一次地點都是在莫斯科，直到這一次蘇聯總統才首次到東京與日本首相會談。

日蘇關係在戰後受到東西方冷戰與美蘇對立的影響，同時雙方領土問題的糾紛，也使兩國關係遲遲沒有進展。但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美蘇關係的緩和，世界戰略的情勢已經有所改變。

自戈巴契夫上台後，一直想與日本改善關係，加強雙方經濟關係，並誘導日本資金的投入和技術的轉移，以促進地區的開發，而日本亦擬早日解決與蘇聯之間的領土懸案，而促成這次蘇聯首腦的訪日之行。雙方經過首腦會談之後，對雙方關係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對今後日蘇關係以及亞洲局勢是否會帶來影響，是我們密切關心的課題。

本文擬就日蘇關係發展的癥結，雙方領袖會談的內容，以及今後可能的發展試行研析。

二、北方領土的懸案

從戈巴契夫訪日看日蘇關係

日本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為蘇聯所佔領的位於北海道北方的四個島嶼，包括擇捉、國後、色丹及齒舞群島。擇捉島面積三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國後島面積一千八百六十三平方公里，加上色丹、齒舞，北方領土全部面積共四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里，約為琉球群島的兩倍，與千葉縣約略相等。^①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首腦簽訂雅爾達密約，為使蘇聯對日參戰，答應戰後將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交給蘇聯作為交換條件之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蘇聯軍隊於八月十六日強行佔領千島群島最北端的占守島；嗣後逐次南下，將北海道以北包括擇捉島、國後島、色丹島、齒舞群島全部加以佔有。一九五一年日本與有關國家在美國舊金山簽訂和平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放棄南庫頁島及千島群島，但沒有劃定放棄的範圍，也沒有指定放棄後歸屬何國。^②日本認為屬於南千島群島的擇捉和國後係日本固有的領土，而色丹和齒舞群島乃北海道的一部份，都在放棄的對象之外，於是向蘇聯要求歸還上列四島，此乃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

由於蘇聯沒有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第二次大戰後日蘇兩國邦交的恢復必須另行簽約。一九五五年雙方開始進行交涉，可是對於領土問題的看法未能一致，因此無法締結和平條約。雙方乃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先行發表日蘇共同宣言，同意恢復正常外交關係，有關和平條約的締結則繼續進行交涉。在共同宣言中，對領土問題則表示：「蘇聯應日本之要求，並考慮日本之利益，同意將齒舞群島及色丹島交付日本。但這些島嶼在日蘇締結和平條約後始行交付。」^③

其後日蘇間關於領土的交涉沒有任何進展。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改訂後，蘇聯政府的態度轉趨強硬，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蘇聯政府在對日備忘錄中，表示蘇聯政府只能在日本領土上的外國軍隊撤退及日蘇和平條約簽訂的條件下，才能將日蘇共同宣言中所規定的齒舞、色丹交還日本。此後蘇聯更否認兩國之間有領土問題存在，而日本則認為北方領土乃一存在的事實，不可能避開領土問題而談和平條約，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日本政府亦於一九八一年一月決定將二月七日訂為「北方領土日」，推行運動、統一輿論、擴大要求四島一併歸還日本，每年舉行集會，以示日本討還領土的決心。^④

日蘇兩國對於四島的領土，各自主張具有正當的權利，茲將兩國主要的依據條列如下：^⑤

註① 高山智，日ソ關係，日本，教育社，一九七八年八月，五三至五四頁。

註② 參閱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第二條之規定。

註③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簽訂之日蘇共同宣言第九項之規定。

註④ 張隆義，「日本的北方領土討還運動」，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五期，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二至三三頁。

註⑤ 高山智，前引書，五七至六四頁。

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中國東北、台灣、澎湖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必將日本驅逐出境。(二)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國羅斯福、英國邱吉爾、蘇聯史達林三巨頭所簽署的雅爾達協定，作為蘇聯對日參戰的代價。將俄國在一九〇五年九月樸資茅斯條約所放棄的南庫頁島，以及鄰近的島嶼歸還蘇聯，並將千島群島交給蘇聯。(三)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宣言，決定日本的主權為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同盟國所決定的各小島。(四)一九五一年九月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千島群島、庫頁島的一部分以及附近各島的所有權利、及請求權。(五)根據以上的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備忘錄六七七號，明白指示日本政府特別將千島群島、齒舞群島及色丹島排除在日本的管轄權之外。

根據以上各點，蘇聯主張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並不存在，日本已放棄包括擇捉、國後、齒舞、色丹等千島群島的一切權利和法律根據，同時這些島嶼交付蘇聯，在各種國際文書中已獲得確認。

對此，日本反駁如下：(一)開羅宣言對千島群島並沒有明白規定，千島群島是日本依據一八七五年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所取得，非「暴力及貪慾所攫取之土地」，而北方四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更不屬於該攫取之土地。(二)雅爾達協定是當時同盟國首腦間戰後處理的方針，而不是領土問題的最後決定。況且日本並沒有參加雅爾達協定，依照國際慣例，第三國的領土沒有該國同意不得處分。(三)波茨坦宣言僅說「同盟國所決定的各小島」，而沒有具體的內容。領土問題的處理必須俟簽訂和平條約來決定。(四)舊金山和約中，日本雖放棄千島群島，但不包括北方領土在內，而且千島的最後歸屬並沒有決定，蘇聯將它歸屬於本國乃不法的行為。(五)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部的備忘錄，只不過是佔領行政上的措施，與領土問題的最後決定沒有關係。

不論如何，蘇聯和日本對領土的主張和辯駁雖各有其理，但只有消極的證明不屬於對方，而沒有提出强有力的證據證實這些島嶼屬於自己的法律根據。北方領土問題的解決，最後只有謀求政治的解決。⑥

三、東西方對抗下的日蘇關係

日蘇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以美蘇對立的東西方關係所左右。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日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媾和，而將蘇聯等國排除在外，必須另外個別進行交涉，此係受到當時東西方冷戰背景的影響。相反地，一九五六年日蘇恢復外交交涉之際，在共同宣言中，蘇聯同意在雙方簽訂和平條約後，將齒舞、色丹二島歸還日本，亦是當時赫魯雪夫向西方

註⑥ 白杵英一，「一法學徒の見た北方領土問題」，外交時報，一九九一年三月號，一二至一〇頁。

國家所採取的和平共存路線下，所採取的方策之一。

日蘇恢復邦交後，到一九六〇年一月美日新安保條約簽訂時，蘇聯認為若將齒舞、色丹兩島交還日本，將使外國軍隊（意即指美國）所使用的領土擴大，因此蘇聯政府只能在日本領土上的外國軍隊撤退及日蘇和平條約簽訂的條件下，才能將日蘇共同宣言中所規定的齒舞、色丹兩島交還日本。^⑦這種條件的附加，顯然是受到東西方冷戰的影響，蘇聯認為日本已被納入西方集團了。

到一九七〇年代，美蘇關係有緩和的跡象，於是蘇聯對日本的態度也轉趨緩和。尤其是一九七二年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到日本訪問，爲了應付在前一年七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所帶來的亞洲情勢的變化，試圖接近日本，同意在年內開始進行締結和平條約的交涉，強烈表示與日本發展各種合作關係的意願。翌年十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蘇，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會談，並發表共同聲明，其中提到「雙方同意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尚未解決之諸問題，對於締結和約一事，仍寄望於兩國間的真正睦鄰友好關係得以確立；對有關和平條約內容之諸問題進行交涉。」雖然聲明中没有提到「領土」問題，但日本政府認為「尚未解決之諸問題」應包括領土問題在內。^⑧一時之間日蘇關係有了好轉的跡象。

可是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當日本與中共含有「霸權條款」的和平友好條約的交涉逐漸具體化時，蘇聯認為是美國、中共、日本對蘇聯所形成的包圍網愈加堅固，於是對日本的態度轉趨強硬。在一九七六年第二十五屆共黨大會中，布里茲涅夫的對日政策報告提到：「關於和平解決諸問題，有時候日本受到外部直接的唆使，有人向蘇聯提出沒有根據且不合合理的領土要求，這當然不是維持睦鄰關係之道。」認為北方領土的歸還要求，只不過是日本國內一小撮人的意見，是被中共教唆來作反蘇宣傳的。^⑨

接著，一九七六年九月發生蘇聯飛行員駕駛米格二十五迫降函館機場，投奔美國的事件，更使日蘇關係惡化。一九七八年一月，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蘇之際，蘇聯方面對日本與中共交涉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進展表示不滿，同時重新提出日蘇睦鄰合作條約案，而日本方面以解決領土問題爲締結日蘇和平條約的先決條件，拒絕對睦鄰合作條約案進行研討，而另外提交一份和平條約大綱的文書給蘇聯，雙方談判毫無進展。^⑩

註⑦ 參閱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蘇聯政府的對日備忘錄。V·N·ベレンジン著、江川昌譯、北方領土はないという現實，世紀社，一九七九年，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註⑧ 同註④。

註⑨ 高山智，前引書，四四至四五頁。

註⑩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研究會編，日本外交三〇年——戰後の軌跡と展望，世界の動き社，一九八二年，一一五頁。

到一九七九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使東西方關係趨於緊張，一九八〇年西方國家對莫斯科奧運會採取抵制行動，一九八二年波蘭團結工聯造成波蘭情勢的緊張，翌年又有大韓航空客機遭蘇聯軍機擊落的事件，加深了美蘇關係的對立。日本也因堅守「西方一份子」的立場，使日蘇關係更加冷卻。直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台以後，採取與西方積極對話的外交政策，隨著美蘇高峰會談的進展，美蘇關係的改善逐漸有了具體的成果之後，日蘇關係也在這種情勢的變化下，產生了互動。^⑪

戰後的日蘇經貿關係，也隨著政治情勢的變化而起伏不定。一九五七年日蘇通商條約的締結，重開戰後雙方的貿易關係。蘇聯在日本設置通商代表部，也開設了定期航線。一九六一年蘇聯副總理米高揚訪日，呼籲擴大雙方貿易關係，於是一九六二年小松製作所社長河合良成率領經濟團體訪問蘇聯並與赫魯雪夫會談，打開貿易大門，一九六八年就開始進行第一個日蘇經濟合作計畫，從事蘇聯遠東森林資源開發事業。

一九七三年田中首相訪蘇時，答允提供銀行貸款，於是南雅庫特原料炭的開發、庫頁島大陸棚石油、天然氣的開採等大型計畫就相繼決定。然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發生後，日本配合西方各國對蘇聯進行經濟制裁。一九八一年波蘭發布戒嚴令時，日本又對波蘭進行經濟制裁，並對蘇聯追加經濟制裁項目，一些大型的經濟合作開發計畫也因而停頓下來。一九八三年大韓航空客機被擊落事件，西方國家再度對蘇聯經濟制裁；加上一九八七年東芝機械公司違反對共產圈輸出管制規定，將戰略物資賣給蘇聯的事件被揭發，使日蘇貿易長期進入低迷狀態。^⑫

日蘇貿易總額在一九五六年為三百六十二萬美元，十年後的一九六五年達到四億零八百六十萬美元，擴大了一百十三倍。再十年後的一九七五年為二十七億九千五百八十二萬美元，又擴大了七倍。日蘇貿易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日本一直為入超，到一九七五年以後才改變這種情況，轉為日本出超。一九八二年雙方貿易總額曾達到五十六億美元的高峰，此後即趨低迷。^⑬日蘇貿易結構上，日本以出口工業產品，進口蘇聯的原料和能源為主。而日本的產業結構却逐漸由能源多消費型轉變為節約能源型，對能源的需求降低了，造成日蘇貿易間逆差的擴大。根據日本外務省所編的《日本與蘇聯一書》，日本與蘇聯的貿易額，一九八九年已上昇至六十億八千萬美元。但在日本的貿易總額中，日蘇貿易僅佔百分之一點三而已。對蘇聯的出口商品九成以上都是機械、鋼鐵等工業產品，不過亦僅佔日本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一點一，比例極小。^⑭

註⑪ 宮田謙一，「日ソ国交回復三〇周年」，朝日新聞，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第四頁。

註⑫ 脇正太郎、杉本宏，「關係打開の道探る日ソ」，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第五頁。

註⑬ 横尾賢一郎，「日ソ經濟協力の現状と展望」，外交時報，一九九一年三月號，二一至三四頁。

註⑭ 同註⑫。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以後，推動與西方協調的外交政策，改變東西方冷戰對立的局面，與日本間的關係也逐漸改善。一九八六年一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訪問日本，恢復了兩國外長中斷八年之久的定期協商。同年七月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表明重視亞洲的態度，改變一向拒絕與日本交涉領土問題的態度，於是日本也擴大對蘇聯的經濟援助。

一九九〇年九月，日本自民黨訪蘇團在莫斯科宣佈，為提高蘇聯原料產量，在五年內向蘇聯提供五十億日圓的技術援助。十一月，東京都五家主要銀行向蘇聯提供了五百二十億日圓的銀行貸款。十一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決定向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事故受害者提供約二十億日圓的無償援助。十二月，日本政府又向蘇聯提供一百四十億日圓的緊急食品與藥品援助。

兩國政要自一九九〇年起亦互訪頻繁。一九九〇年一月，日本前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提出了擴大日蘇交流八項建議。五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畢科華訪問日本，表示蘇聯和日本將來締結和平條約可以包括領土問題。七月，日本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率大型經濟代表團赴蘇考察。九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抵東京與中山外相舉行第十次日蘇外長定期協商，確定了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一九九一年四月訪問日本的行程。¹⁵

四、日蘇首腦會談的經過

戈巴契夫於四月十六日抵達日本東京，這是蘇聯最高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戰後的日蘇兩國元首會談，首次為一九五六年鳩山首相與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第二次為一九七三年的田中首相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第三次為中曾根首相與戈巴契夫總書記，以上三次均在莫斯科舉行，唯有這次是蘇聯總統來到東京舉行。

戈巴契夫抵日本後，即參加由日皇明仁主持的正式歡迎儀式，並前往日本皇宮禮貌性會談。當天下午即與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展開第一回合會談。日本首相首先提到北方領土的經緯，要求戈巴契夫作政治決定，締結和平條約，歸還四島。戈巴契夫則表示領土問題將在日蘇雙方關係擴大中，謀求解決。¹⁶

十七日上午的第二次會談以及戈巴契夫在日本國會的演說，提議召開亞太五國會談以討論區域內安全問題與經濟合作，並呼籲美、日兩國開始北太平洋裁軍談判，而且提出日、蘇兩國成立聯合經濟區等建議。戈巴契夫說，在亞太地區成立永久性地區安全會議組織之前，可考慮先由蘇聯、美國、中共、印度及日本五國召開會議，討論區域安全與經濟合作問題。他強調這是個臨時組織，旨在防範可能發生的地區危險事件。不過，海部並未正面回答戈巴契夫，僅表示亞洲國家只對經濟問題

註15 閏月凡，「蘇日關係近年狀況」，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六日，第三頁。

註16 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七日，第一頁。

有興趣，而對直接涉及軍事或安全的問題沒有興趣。¹⁷

十七日下午的第三次首腦會談，日本要求蘇聯承認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權明記於共同聲明，蘇聯則表示承認雙方有領土問題的存在，但對四島歸屬等主權的確認則未表贊同。雙方認為在領土問題上沒有一定的進展會對今後關係的改善有所妨礙，於是同意增加第四次的會談。¹⁸

四月十八日上午雙方進行第四回合的會談，在北方領土問題上仍無法獲得一致的看法，於是又進行第五次、第六次會議，至深夜才達成協議，於十九日清晨發表共同聲明。其主要內容如下：¹⁹

(一)關於齒舞、色丹、國後、擇捉等四島的歸屬，考慮雙方的立場，對於包括領土劃分之和平條約的締結之有關的各種問題，進行詳細而徹底的討論。雙方確認和平條約必須是包括解決領土問題的最終的戰後處理的文書；必須在友好的基礎上，為長期的日蘇關係奠定基礎；以及不應該損害對方的安全保障。

(二)蘇聯提議在不久的將來，採取措施，擴大四島居民與日本國居民間的交流；簡化手續，前往四島無須簽證；開始在四島上進行共同互惠的經濟活動；裁減四島上的蘇聯駐軍。日本方面同意今後更進一步討論上述各點。

(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加速完成和平條約的準備作業。日蘇將秉持堅定的態度，將兩國一九五六年簽署共同宣言迄今所累積的雙邊談判的肯定的因素，加以活用，以積極及富有建設性的努力進行作業。

(四)雙方確信政治對話的擴大對增進日蘇關係是有益且有效的方法。雙方決定繼續最高首腦階層的定期訪問，以加深政治對話。戈巴契夫正式邀請海部首相訪問蘇聯，海部已接受，訪問的具體時間將再商議。

(五)雙方表明在實務方面擴大合作的重要性，而簽訂下列協議：日蘇兩國政府協商備忘錄、支援蘇聯市場經濟改革合作協定、蘇聯遠東區消費品和其他產品貿易協定換文、推廣交換展覽及商展聯合公報、促進漁業合作聯合公報、航空協定換文、擴充西伯利亞航線協定換文、環境保護合作協定、消弭蘇聯車諾比爾核能電廠意外事件對附近居民健康影響合作協定、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同意文化交流計畫換文、共同保護重要文化資產備忘錄、現代日本研究中心活動聯合公報、俘虜收容所有關人員協定等十五項協定。

(六)雙方確認聯合國憲章中「舊敵國」條款已失去其意義，同時同意對此一問題必須尋求適當的解決方法。

註17 綜合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各大報，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七日晚刊的報導。

註18 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第一、二頁。

註19 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第五頁，刊載日蘇共同聲明的全文。

(七)雙方對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表示極大的關心，認為南北韓對話的進展極其重要，而支持南北韓間的總理會談繼續進行。日本認為韓蘇建交及蘇聯認為日本與北韓關係正常化所開始進行的對話，都有助於朝鮮半島的緊張緩和而表示歡迎。

(八)日本方面對於蘇聯有意成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的成員之意向表示歡迎；蘇聯方面對日本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給予肯定評價。

戈巴契夫在完成換文儀式後，隨即將戰後被羈押在西伯利亞的日本人名冊交給日本政府；稍早，戈巴契夫在抵達日本之前，曾前往伯力城參拜市內「日本人墓地」，表達對戰後遭羈留在西伯利亞以致死亡的日本戰俘表示哀悼。戈巴契夫總統一行會後於四月十九日經由韓國踏向歸國之途。²⁰

五、評估與展望

這次海部首相和戈巴契夫總統經過六次馬拉松式的交涉，終於發表了日蘇共同聲明。問題的癥結主要是雙方對於領土的爭執互不讓步，堅持不下。北方領土問題是深深插入日蘇間的一根刺，爲阻礙日蘇關係改善的最大原因。

海部在戈巴契夫來訪之前，一再重複強調必須使北方四島的歸還獲得實現，締結和平條約，在各方面實質建立新的日蘇關係；將藉戈巴契夫訪日，根本改善日蘇關係。²¹在東西方冷戰結束後的新國際情勢下，日本認爲要將日蘇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水準，則必須打開北方領土問題的癥結，拔出日蘇間的這一根刺。

的確在這次首腦會議後的共同聲明中，首次列上四島的名稱，因此日本政府認爲四島歸還問題已經擺上談判桌上而深具意義。但是從共同聲明中有關領土條款的交涉經過來看，日蘇對領土問題各自的主張，始終處在平行線上，在文書上有關明列四島的部分，從蘇聯方面來看，只是承認「爭執中的問題」而已，完全沒有讓步。戈巴契夫在共同聲明發表後的記者會中表示，過去在日蘇交涉中，蘇聯方面的態度認爲「領土問題並不存在」，所以共同聲明已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今後我們將尋求解決的辦法，雙方將在友好與信賴關係逐漸改善下展開歷史的一頁。」²²

註²⁰ 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四月十九日，第九頁。

註²¹ 讀賣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第二頁。

註²² 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頁。

不過，日本輿論界及不少蘇聯問題專家却認為這次會談並未取得預期的成果。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木村汎教授就表示，四島的名稱雖然明記在共同聲明中，但並不保證今後必定會成為交涉歸還的對象，並不等於答應在未來交還任何島嶼。²³在海部的強大壓力下，戈巴契夫亦沒有承諾交還蘇聯在一九五六年曾經一度答應歸還的兩個小島。這意味著日本官方這回取得的成果，連迫使蘇聯採取一九五六年的態度也無法辦到。

日本方面普遍認為蘇聯在面對目前的經濟難局，進行經濟改革之際，急需來自外國的資金援助。德國在統一有關問題上，已答應給予蘇聯約二百億馬克的支援，去年蘇聯與韓國建交之時，韓國也決定給予三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因此不難想像戈巴契夫亦擬與日本改善關係，獲得相當數額的資金。²⁴

事實上，日本自民黨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就決定經援蘇聯的方針，倘蘇聯承認日本對北方四島的主權，則日本準備對開發庫頁島在內，大規模提供經濟援助，由三月二十四日啟程訪蘇的小澤幹事長向戈巴契夫轉達此項決定。該項總額二百六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其主要內容是：(一)以解決北方領土為前提，日本政府願協助蘇聯市場經濟化，在市場經濟化轉型期間，五年內給予官方援助。(二)由日本輸出入銀行等提供四十億美元的對蘇緊急融資。(三)民間資金援助之外，對於適用於貿易保險和輸出入融資的經濟計畫，給予資金援助。(四)透過由政府出資設立的「日蘇經濟交流振興公社」（暫定名稱），對蘇聯提供產業基礎整備方面總額一兆日圓的資金援助及共同研究開發方面的技術合作。²⁵

然而在日本提出「收買四島」的論調後，蘇聯國內的輿論界已發出「不要把四島賣給日本」的論調。從這個角度來看，戈巴契夫如果輕易答應日本的要求，是很可能被套上「賣國奴」的罪名。蘇聯國內在波斯灣戰爭結束後，軍方與保守派的發言力量增大了，加以各共和國的主權也擴張了，使領土問題的處理更形複雜。俄羅斯共和國主席葉爾欽曾公開表示，若戈巴契夫訪日時，隨意對領土作出歸還的承諾，將宣告其無效。²⁶面對國內的壓力，戈巴契夫強烈表示，斷不容許為獲得美元而出賣自己的原則，不以獲得經濟援助而在領土上讓步。²⁷這也就是戈巴契夫不願意將領土問題與經濟問題相掛鉤的原因，亦使日本的經濟王牌在談判中無法發揮其威力。

這次日蘇首腦高峰會議，雙方都無法獲得如預期的成果，日本没有得到蘇聯任何歸還領土的承諾，蘇聯也沒有得到日本

註23 「ゴルバチョフ大統領来日総括記者座談會」，讀賣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第十五頁。

註24 中川融（曾任駐蘇大使），「大局の見地で北方領土解決期待」，朝日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第十七頁。

註25 産經新聞，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26 袴田茂樹，「米蘇緊張下の北方領土問題」，經濟往來，一九九一年五月號，三四至四三頁。

註27 讀賣新聞，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第三頁。

大量經濟援助的承諾。但蘇聯承認雙方領土問題的存在，並且將四島的名稱列入共同聲明中，對日本來說也是一種突破性的進展。本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雙方懸案的解決，必須在關係改善擴大之中逐一消除，擬在一次會議中，一舉獲得突破性的雙方滿意的成果，本來就不切實際。

加以，日本將這次的戈巴契夫的訪問，鎖定在領土問題解決的命題上，雙方對冷戰結束後，亞洲應有的構想，以及本身所應扮演的角色，無法充分的討論，交換意見。作為以走向政治大國為目標，並以亞洲發言人自居的日本來說，其外交的幅度未免太狹窄，而降低了這次會議所具的歷史意義。

無論如何，日蘇雙方都熱切希望改善目前的關係，透過這次的會談，已消除了若干障礙，加深彼此的瞭解，預計今後日蘇關係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日本政府內部最近逐漸重視包括蘇聯的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在內的環日本海經濟圈的開發。如蘇聯繼續推動改革，日本將會配合歐美國家，繼續提供對蘇經援，在「擴大均衡」的發展下，逐漸改善雙方關係。戈巴契夫同意日本居民可以免簽證訪問北方四島，逐年減少四島的駐軍，雙方也簽訂十五項實務有關的經濟、文化、科技等協定，這都使日蘇關係的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預定今年夏秋之際，海部首相要到莫斯科訪問，以答聘戈巴契夫的邀請，屆時日蘇首腦對北方領土問題以及雙方經濟合作援助事項，也許會有更具體的協議。無疑地，日蘇關係的變化將會給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保障帶來新的變數，東北亞的權力關係正在改變中。

*

*

*